

年

卷

期

1

1

12

第

第

R  
810.5  
739.1

26 JUL 1935

請  
交  
換

# 瀟湘漣漪

創刊號

十一九

獻辭  
……  
芳蘭

迷戀  
……  
廉柏

變態  
……  
玫君

走  
……  
廉柏

留別廉柏  
……  
夢之

風波  
……  
紹謨

我們的四週  
……  
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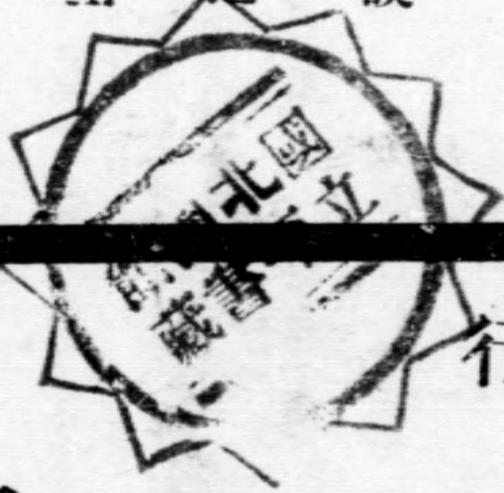
悼玲玉  
……  
雲生

怨  
……  
雲生

人間漫記之一  
……  
黃華

風雨之夜  
……  
南燕

編後  
……  
編者



長沙瀟湘漣漪社發行

七月十五日



# 瀟湘漣漪

創刊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 獻詞

李芳蘭

在帝國主義侵略高度化，深刻化以至於一籌莫展的今日，人人都感着國破家亡之無日，和經濟破產工商業崩潰的危險。然而又有人在沉湎聲色，在燈紅酒綠裏追逐而希圖暫時的享樂。這些充滿了矛盾心理的人們，這些在火山上跳舞的人們！！

矛盾的心理狀態下產生了懦弱，頹唐，無恥，苟安，屈服……；一切沒有民族意識的「心死」種種。正因此我們整個民族更陷落在不可超拔的屈就帝國主義者恣睢暴戾之下了！我們長日熬受着這種艱苦萬狀的鞭撻，蹂躪，至少應該有點掙扎——反抗也許不敢。爲了保持最後的生命的存在，我們要掙扎，要從歧途徬徨的沒有民族意識的「心死」，決然回復到熱烈興奮的英勇活潑的自我與自尊，自救與自存。回復到能夠掙扎而且敢於反抗的情緒。因此纔產生這個時代的文藝刊物。我們翹盼文藝之純淨的生命力朝着真善美的境地開拓，以熱和力來溶化那冰樣堅冷的情緒而生同感。而使血液沸騰！

自然也有人認爲文藝只是象牙之塔中的驕子的眩耀，或是落寞的窮漢的自訴，是搖尾乞憐弱者的嘆息，呻吟。此外彷彿談不到其他，實際純真的有生命力的文藝，確足以興奮

我們的精神，作我們前進的戰鼓。拜輪的詩歌，燃燒了全希臘人羣的情緒，沸騰了被壓迫的民族的血流而開始着脫離土耳其的羈絆的獨立戰爭。

漣漪是個微小的浪沫，他能消滅於無形，亦能因風的震撼而成澎湃洶湧的浪濤，瀟水湘江中自然有不少的漣漪起伏，我們企求着各方如風一般的助力，成為不斷的連續的一個緊接一個的浪濤，有形，有力，有熱的情緒，沸騰的血，激昂的動態，而產生建設的，興奮的，積極的意識！

北正中街 **廣東商店** 內設飲食部

新增一支店開設又一村

採辦新奇各貨 特別廉價歡迎

# 迷戀

廉柏

青青的柳樹，垂在小塘兩岸，岸上是一片綠油的淺草，垂柳倒映在塘內。淺草上還有點點露珠，曉風吹拂着，柳葉在飛舞，鏡樣平靜的水也起了輕微的波動，躲在蘆葦叢中的一羣潔白的鴨兒，因了水的動盪，便都划到中央來，柳樹上息着的小鳥，更是啾啾嘈嘈，大自然充滿了清新；充滿了詩的靜，詩的美。

玲子坐在一個近水的石塊上，兩眼仰視着天空的雲，雲是那末純白無瑕，飄然悠然在上下左右浮動，他的雙目注視這幻變無窮的白雲深處，而他的心境也正如雲樣的演變。

像輕煙一樣的；像幻夢一樣的，霎時便消滅了，消滅得沒有半點痕跡。大海裏的泡沫雖然有時隱沒，但有時也重現，呵呵！這，這比夢還短暫，比泡沫還要容易息滅而不能重現的一刹那！再是沒有方法挽回了！

好像是死別的生離，真叫人萬轉千迴地腸斷百節。而今後空餘人面桃花！

荆棘叢中突然發現一朵鮮艷的玫瑰，是那末瀟灑英俊的儀容，凝靜倜儻的姿態，高貴得像王子樣的，然而眼角眉梢又蘊藏着無限深情。捉摸不定的會心的微笑，若即若離底

閃爍形態和超越的藝術風華，永遠令人傾慕，眷戀。

偶然的一個機會，彼此注視了，電波的交流感得的是熱，是興奮，驚疑裏流露着綺旎溫柔，從容儀表更顯示出超群的高雅，一瞬間彷彿吐盡了衷腸而又各自茫然了！彼此都那末相見不相識，有情似無情，然而靈的感覺却是互相溝通的。

狂人樣的雙目瀆出熱情的火焰，這個光芒能夠洞燭一切內心的祕密，同時也透露自家的心扉。兩個不同的心情被狂熱的火焰溶化了，不同的身世的幻覺，像冰塊地驟然在火焰的週遭澆洒，終於不敢毅然傾吐仰慕的情緒，終於只垂頭苦笑地黯然別去！

依稀自語彷彿傳達會心的消息，但是太飄渺了，這個在模糊裏的憧憬，也許難於證實是靈的啓示吧？因此相逢數度，僅僅頻添了無限悵惘。雖然，增添悵惘的機會是願意把握的，願意一步不放鬆地追逐的。

當華燈初上，有天大的事都撇過一旁而去欣賞剎時的歡愉，及至事過境遷，又後悔這消磨壯志毀滅事業的行動。幾月來熱情沸騰得無法遏止，在理智偶然清醒時，深知這錯誤的迷戀的前途底愁慘和暗淡，然而呵！自拔是不可能了！「任他毀滅罷，」有時是這麼咒咀着！

遺傳下來的禮教典型，受過高深教育的傲態，自尊心的驅使，事業名譽的鎖鏈的束縛，愛的慾念的焚燒，她的心寸寸碎了，她輾轉在這些概念裏。有幾次預備勇敢地擺脫一切

去敘述，申訴，到底爲着週遭的環境，傾談的勇氣仍舊消失了，只嗒然若失地踱了回來！

在一間精緻的咖啡店裏，吃着冷氣侵人的冰淇淋的時候，他也瀟灑翩翩地坐在一個檯前，英俊的日光是那末到處掃射地找尋什麼樣，突然看到正在吃冰淇淋的人的房間，他又驚愕了，混雜着微微的笑，有意無意。

冰水已然澆冷的心情，被了狂熱的日光的注射，重復回到過去的熱的狂焰裏的一個短暫的領悟，便悄悄移視他處，彼此間又宛如不識。

意外的突愕消息，帶來了不幸事件，怕實現的，畢竟會迅速開展，而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心情，也就蓬勃滋生。一方面不願。嘗試不可能的謎一樣的苦水，極欲他的清麗風雅的形象遠離，爲了一切不合適的兩個絕對不同的立場，而願意斬斷那些錯綜雜亂的柔絲來從事事業的操作，只是心靈深處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緒，是那末不容易安排……。

# 變態 幻滅

玫君

吉珂夫是一個熱血充滿心胸而意志未定的青年，因為早年失掉慈親多方的愛撫，使他一顆寶石似的童心，都像枯草一般的荒涼。同時受四週環境不斷惡意的逼壓，促成他一副頹廢的面孔，瘦弱的體格，和極端變態的心理。沉默時，宛如一隻待宰的羔羊，興奮時，活像一頭猛虎，張牙舞爪恨不得將整個宇宙搥碎。

他有一個愛好文藝的老友亞克，喜愛和平，咀咒戰爭，他想用文藝的浪潮去壓伏世界上所有的強暴，用和平的神劍穿進人類各个人的心！這樣的思想，有時候也會感動得吉珂夫流淚，但這剎那的情感，總不能動搖他理智的頭腦和異常變態的心理。

一九三〇年的開始，他的思想是：

「爲人先要有健全的體格，而後有科學的頭腦，而後才可救國，才可稱雄於世界。」他有了一貫的主張，便毫不遲疑地去拚命運動，去努力作科學的研究。

努力與拚命，已經悄悄的度過了三個年頭，在體育上，他已成爲一校之冠軍，一省之冠軍，在每年的春季運動會中，總有他雄糾糾地影子在晃動着。猛看去，他的確夠得上樣

準健康的程度，以前黃瘦的面龐上，現在增添了不少豐滿的紅潤。各部肌肉發達得也勻稱有武夫之慨。科學的研究，已愈趨愈深，愈研究愈有心得，未來科學家的幻夢，時時浮上他的心頭。

在一九三三年的夏天，有一絕好機遇降臨到他的頭上，即是學校因為提拔人才，選送一批大好青年去受軍訓，以作將來國家之棟梁，吉珂夫外具健康之身體，內含科學之天才，校中視為全才，特派送京都某政治軍校去深造，這突如其來的佳運，對於他是如同加冕般的驕傲和歡喜！

學校開歡送會，亞克也來惜別，並說：「預祝你此次去京，前程無量！」他在歡呼鼓舞中帶着像火般的情焰走了。

船離開了故鄉，學校，老友，一切親朋，他頭伸出窗外有些悵然，悽然，但汽笛一聲，他的情緒也就隨着這剎那的音響消滅到無形，他此次破浪乘風，是為將來遠大的前程，所以科學家，英雄，偉人的意念塞滿了一腦子，別的一概可以拋到九霄雲外。

入了京都，進了軍校，經頭一場檢查身體時，他站直了強壯身子，挺着胸脯，英勇的簡直像是一個騎士。他暗自相信這決無檢查不取的事，像這鐵一般的身軀。醫生拿着聽筒背後，胸前，再四細聽，結果，拿着失望的眼光告訴他——有慢性心臟病——似晴天霹靂般的意外消息降臨到吉珂夫身上時，他昏迷了撐持着身子退了出來。

他看天，天似乎像要倒坍了下來，將所有他美好的幻夢一齊壓爲灰塵，隨風飄得無影無蹤了。

拖着沉重的步履，捧着創傷的心回到故鄉時，一種絕大的刺激使得他立刻患着嚴重的心臟病而暈倒在特別的病房裏。他計算着日子像待死的囚犯。

一月二月，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他不能重復回到學校，因爲據醫生的診斷，他需要長久的期間休養，或者可以治好這種心病。於是他決定了不再希求什麼，永遠的休息吧，一直待到死。

世界上沒有絕望得太利害的事，吉珂夫在不幸的命運中，得到意外的安慰，即是有個美好的少女，在熱烈的愛護他看護他，宛如涸竭的田地忽得甘霖的浸潤，吉珂夫有些生氣了，他時常感恩他的情人說：「瓊子喲，多謝你帶回了我已逝的青春，你喲，便是我遠大的前程。」

他笑了，她也笑了。

青春的火焰，在他心頭重燃燒起來，他決定「此生祇有盪漾在愛情的海裏，才得到人生的意味，愛情即是生命，沒有愛世界便不成世界」。他開始向瓊子熱愛起來。

少女的心原是如水一般的平靜，但有了風吹來時，水也會被起了許許多多的浪紋，便這樣做成她一回兒喜，一回兒嘆，一回兒愁，一回兒溫，世界上少女的心都是這樣神祕得

不可捉摸，瓊子是少女，自然也是一樣有她神秘的心情。

吉珂夫是初出茅廬的呆小子，在愛情的海裏看不清幻出許多什麼顏色，在女子隊伍中還懦弱得可憐，又加上一副多感多病身，禁不起朝風夜露，怎更禁得起愛情的磨折。看看瓊子一天對她情熱，熱得火焰直燒到喜馬拉亞山之巔，一天又對他情冷，冷得像北冰洋的冰水。真正使他不可捉摸，於是吉珂夫又對愛情有些迷迷然了。

黃金，美人，兩個念頭湧上了他遲鈍的腦海，他說：「自上古直到而今，不論紅鼻子洋人，黑頭髮中國人，你如果要享受美人的幸福，你得要預備金屋華廈，山珍海味，雲裳羽衣，侍從婢僕，一切物質的供奉，如此，才可買得千金一笑，看我，窮愁潦倒到這般地步，寄居他人籬下，還要作非非想——愛情——這個，哈哈，豈不笑煞天下人也。爲人要識時務，要會看風轉舵，你瞧，亞克自從我歸來後，態度冷了好多，自然，眼見得科學家做不成，英雄又沒有希望，臍下這勞什子懨懨的病軀，說不定今日人間，明日天上，做朋友也得友益友助友官，現今不比古時，古的都已成爲死尸，腐文，活人說活話，好，索性不要朋友，踏碎愛情，走，去到天涯一角，過些流浪生涯，縱死也死在異鄉，不需要係虛僞的人們，生前不同情於我，在死後作假作真的擠下一點眼淚，既救不了旱災，也成不了水災，於我何有，於世何用？」

真的，吉珂夫在八月秋高風怒號的一天下午毫不留戀的夾着幾本破書，乘天字第一號

的大輪向南國前進。

吉珂夫既到南國後，一顆破碎的心暫時鎮靜起來，拿冷眼向新世界到處望望，他想：「果然，新世界中的空氣不比死的故鄉，一切都有生氣，無怪山靈所鍾，偉人輩出。住在狹小的樓上，也都看得遼遠的天上有雲有月有日，吃飽了三餐後，一個人溜到大街小巷，街上的石道滑溜溜實在舒服，路上的女人比天上的星還要多，個個都是美人，眼飽腳舒，什麼神聖戀愛，一文不值，朋友，也是一樣，男子大丈夫，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希罕係亞克一個勢利鬼。」

南國的遊玩地方也多，古跡也巍峨可觀可賞，春天柳絲垂得那樣嫩綠，夏天白蘭花香得那樣醉人，秋天楓葉紅得那樣富有詩意畫意，冬天大氣冷得那樣溫和，尤其南國的詩人都是那樣飄飄然似神仙中人，吉珂夫被南國的各種富有詩意的誘惑，他也開始想做個文人或詩人。

「生就一付科學的頭腦，現在放棄科學而研究文藝，或者不會妨礙心病的復發吧。」他暗地語着。

數月以後，吉珂夫房中堆滿文學的書籍，書桌上，書櫃中，抽屜裏，床頭，堆滿一屋子裏五顏六色的。

白天努力的看，夜裏拚命地讀，差不多不到一月功夫，新文藝已裝滿一肚子，科學的

頭腦立變爲文藝的頭腦，一切思想都變異了。既不沉默如羔羊，也不暴躁如猛虎，更不迷戀於瓊子，祇一心一志想馬上成功爲一個時代文藝的作家。

時常一個人呆在屋子裏寫詩寫文，自己看着很得意，於是投到上海這個雜誌，也寄到北平那個刊物，靜在家中待好音，一舉成名天下聞。

光陰不斷似水地流，月份牌撕了幾個月，眼巴巴地望着，望着，各種雜誌都出了數期，但永遠沒有自己所寫的大作。失望，失望，充滿吉珂夫的心裏，朋友們談起，總硬着頭皮說大話，態度悠閑地，宛然是一個成功作者。

經過了仔細研究，很用了一翻思索工夫，才恍然大悟，原來魯迅不但對文學深有研究，並且留學日本多年，對於日本文學已經有相當的認識；洙若除對古文學古詩深有根基外，而且精通西洋文學，日本文學尤有心得，達夫求學日本多年，後又在德國研究院研究多年，還有許多學者作家，誰不是精通古今中外的各樣學問呢？

又是一盆冷水澆將下來，淋得吉珂夫全身全心都冷到攝氏寒暑表冰點三十二度以下，成了殭尸了。

以後，吉珂夫將做文藝家的非非想，打入三十三層地獄中去。

文藝的路既走不通，爲生活而活，不得不另闢途徑。吉珂夫在南國住了兩年，也認識些幕府中要人，祇要他肯低首下心去一登龍門，包你身價十倍，官運亨通的。但他一想

到俄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理，他有些退步不前了。又聽朋友們講：「做官要圓通，要識時務，要送往勞來，要胸有成竹，要會應付，要不多言，要如何如何。」可憐吉珂夫生就一付硬的頭腦，急躁的性子，受不得委屈，禁不得挫折，又加之滿身創傷未愈，心病待發，極端變態心理的人，怎禁得起如此這般的像做媳婦兒的受盡束縛呢！一方面要活，一方面又怕鎖住自由的身子，生得無意義。反覆矛盾的思潮在吉珂夫腦海中判斷了好多時辰，才硬着頭皮下最大之決心去試一試！

吉珂夫初進辦公廳，還安分守己，但過了一月兩月，又漸漸故態復萌，不安分起來，今天不滿意這個，明天高聲大罵那個，有時痛斥時局，有時義憤填膺，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七孔冒煙，八孔出火，他簡直要毀壞這個世界，他聽到北國變色的消息，差一點辦公桌子給他打得粉碎，同事們漸漸地對他暗地議論，工人也橫着眼睛看他，他在這個世界中，像是一條瘋狂的狗。慢慢的給長官知道了，因為一件小事激動了公憤，大家上了呈文全體而攻之，他被攻擊得遍體鱗傷，像被鞭打的瘋狗氣息奄奄，微弱的生命就要離開軀壳一樣。一切的夢都幻滅了。

以後，南國裏忽然發現吉珂夫失蹤的消息，故鄉中的亞克和瓊子也同時發覺吉珂夫不給他們的音信，已經許多時候。就這樣結束了吉珂夫的一生不幸的命運。

# 走

廉柏

回到長沙又混了兩個年頭，在這兩年裏，做過不同的事，認識些不同的人，尤其認識了幾位受好文藝的朋友，重複燃燒起我的已經熄滅了的從事文藝的欲念！這的確是來長沙的唯一收穫。

偶然聚首偶然別，一切……都是偶然，人生大概也是在偶然中輕悄悄地消逝了！又要偶然別去，別了，湖南，我的故鄉！故鄉呵，多麼陶醉人哪！那曾經徜徉的湘江

之濱，那留連過的麓山的楓葉，兒時嬉遊過的洞庭湖畔，湖畔的慈母，友人……，這些都叫我繫戀悽惻！

我的走，友人在奇異而反對，因為非常的時候似乎不宜到非常地方去，然而畢竟去了，這種堅決又引起一層猜測，神秘的猜測。

爲了嘗試各種不同的生活，願意走遍天涯，人不過大海中之一葉，本來就是到處漂泊的，在漂泊裡纔能得着人生真諦。個人求學的機會已經烏有了，只有在廣大的社會裏尋求。萬一非常時候到臨，以我之所學大可效力疆場，於是不顧慈母的熱淚，友人的勸阻

而堅決離去。奇異而猜測的朋友，我的走是沒有絲毫神秘！

怕死是人之常情，北國且<sup>有</sup>然南來者，以情理度之，其去也非有神經質即是另有目的在。

我們如果仔細分晰：必要的時候我們是應該去；應該全去，去做什麼？大概用不着思索吧？不必要時候去了便去了，一切安靜得像寂寞之夜，在那裏學不可多學的，看不可久看的呀！低徊悽戀着！

# 風波

紹 謨

下午。

榆吹完了第三隻紙烟的時候，「狐步舞」那篇小說已經擬好了腹稿，他還嫌牠結構太平凡，還用得要去思索一下，他預料可寫成最好的一篇。

舖着稿紙，他要動筆了，聚精會神的一點也不稍分他的注意力，提起筆桿，先寫最初的一段。

「榆，你又在寫什麼？」蘋果似的臉的梅，忙丟着他正縫着的衣服，從窗子前頭走過來。

「請莫擾亂我，我將寫一篇東西。」榆還沒有說完，梅已將豐韻的手腕輕輕的擱在他的肩頭上了。

「且慢着！快六點鐘了，我們同看戲去」。

「不去」。

「那麼，我們同到馬路上逛逛好不好？」

「不去」。

「怎麼」？梅以爲榆完全拒絕「她的要求，很驚奇，難過似的，似乎要生氣的樣子。」

「不高興去」。

「我每次邀你，你總是不高興的」！梅真正是生氣了，急忙的走開，榆和她一答一問，破壞了他的猜想，他所想像的一切完全忿亂了，想寫，再也寫不出來，心情是急急的，紛亂的。……

榆沒有心情再寫了，歎口氣，擱上筆，站起來。

「梅，你說邀上到那里去」？榆走到梅的身旁，梅伏在桌上，多美麗蜷曲的青髮呵！

「不去」。

你剛才不是說要我同去看戲麼？」

「不去」。

「怎麼」？

榆再堅迫的問時，梅已經咽咽的哭起來了。……

# 留別廉柏

夢之

三星期前我在衛生實驗處辦公室桌上，發現廉柏的辭職信。那時我頗爲驚異，因爲她在長沙並無半點使她不安的地方。而且她又正在計劃着出版瀟湘婦女報，另一方面，因爲對平劇有特奇的嗜好，她遂積極和我準備組織平劇女票房，她做事從不灰心的，似乎前途並不是絕對的黑暗，光明不過要人類自己去尋吧了！什麼忽地要走呢？當下我便勸她不要進那封信，她笑了一笑，一點也不和我聲辯。終于，她把那封信遞了進去。

廉柏辭了職後，她的上司曾竭力的挽留過她，她却十分決定要走，一個風雨淒淒的晚上，衛生實驗處的工人送來一封廉柏寫來的信，她說就請我到衛生實驗處去，她有一個奇特的消息告訴我，因爲我是個愛早睡的人，廉柏和浣儀却有好幾次把我騙去扯談，吃粉喝酒，烤臘味，口福算是享足了，但睡眠常常不得充足。這次我以為一定又是這樣，加之又疲倦萬分睡到床上去了，因此我便沒有去，誰知道這個新奇消息便是她走的消息呢？

五年來和誌鴻從學校分了手，誌鴻獨自個踏進大學的皇宮，自己爲着生活，像一片孤萍似的，任大風巨浪次到西，打到東，其中又因爲自己個性過于柔弱，曾受過許多意想不

到的白眼，曾受過許多人所未遭的打擊。爲着要吃飯，眼淚終于沒有一個可以對流的人，只自己暗地咽下去，這樣孤獨地彳亍在人生道上，除了誌鴻，終沒有碰見過第二個忠實的朋友。記得是前年的冬天，我在X報寫過一篇稿子，X報社長定要請我去吃飯，社長的家，在一個教會學校裏面，風景非常幽美，我踟促地走進那所精美的洋房，那裏面的客人已經坐滿了一屋，一羣男客都談笑風生，西面靠窗坐着一個雍容華貴的女客，她穿一件豹皮外衣，像滿月似的面龐，細靈的眼，那柔和的微笑，使人一見，就覺得可以親近，社長介紹着說，這是X報旅平日記的作者李小姐，我才知道她就是新回湖南的廉柏，也許是僅屬兩個女人的關係吧！我們第一次就談得很起勁，並且還同到外面去散步，她把那北國風光，儘情向我介紹，她還談到北平的戲劇，是那麼價廉物美，滿親王紅豆館主招收學徒，她會報名去學劇，可是，後來又沒有去。我覺得她談話，竟非常合我的脾味。她知道我在擔任某報副刊編輯，我們草草作別後，她曾爲我寄了一次稿來，題目是我之護士面面觀。靈活的手腕，尖銳的筆鋒，把那些歧視護士的心理，攻擊無餘，確是別有見地。但我們因工作時間忙迫，終不能時常過從，就不過這樣的認識而已。

去年九月湖南產院成立我和廉柏不期而同在婦嬰健康運動大會當了一次記錄，竟把疏遠的我們，仍驟在一起，浣儀——我學生時代的老友，也在產院當助產士，因爲湖南產院和衛生實驗處同在一起，所以那個地方便時常有了我的足跡。廉柏的性情很剛強，她的

笑正是暴雷前的和風，但若沒有拂逆的事，她也不隨便生氣，她對婦女問題有超人的見解，除了她主編的衛生常識外，她不多寫文章，偶寫出來便不平凡，因為她的思想，早已突出這封建而矛盾的社會了。浣儀則是靜婉柔和，有春水似的恬靜，她的文章也正是如她那人一樣美麗而使人舒適，後來我的兒時伴侶漱蘋和廉柏所結識的玫君也加入攙來，大家都想起辦報的事，便有瀟湘婦女報的發起，可是怎麼也辦不或功，一則沒有錢，二則大家都是愛好文藝的人，沒有誰肯負新聞責任，如是我們決定改爲文藝刊物，定名爲瀟湘漣漪。

在刊物未發行以前，我們發覺我們有另一嗜好，便是看平劇，後來我們想組織女票房，雖然這是戴了面具的社會人要免不了搭一爪的，但我們什麼都不怕，尤其是廉柏，她說我們如果覺得一件事不應該做根本就不必，做既做了，便用不着害怕，這年頭，女人是大氣兒都不能出，如果你要怕的時候，否則你可不顧一切去幹你所要做的事，做到你興趣消滅了的時候。

我們的刊物還沒有發行一刊，廉柏的行程却早確定了。有人懷疑她的走或許另有原故，但我曾看到一封召她到定縣去的信，內中有幾句話——「從此我們可以在秋原月上，同品洞簫，不要耽誤了行程，又被人扣住了」。這麼幾句熱情的話却是她的好友周美玉女士寄來的。

廉柏既有鵬飛壯志，則她的前途，一定有光明無限的開展，我謹爲她祝福，然而雲山千萬重的我們想到從前夜雨街頭，同嘗檸檬茶酸味的情景，又要恍如隔世了！  
國事烟瘴，河山多變，別矣廉柏，前途珍重。

一九三五、七、八、寫於窗下。

北門外

洋火局

和豐火柴公司

本公司爲提倡國貨 抵制舶來 振興實業 救濟萬餘名貧  
民生活起見 特聘超等技師 改良精製

狗牌 三友牌 雙錢牌

各種火柴 廉價推銷 歡迎批發 凡熱  
心購用國貨諸君 亟盼惠顧

# 我們的四週

耘之

我們快快醒，快快抬頭，看看我們的四週：

東北，一隻惡魔張開了血盆大口！

被吞入半截的同胞鮮血在橫流，手脚在抽扭，慘呼聲已遍九洲！

更東，有吸人精的狐狸尾巴搖搖，

她的媚笑是穿心毒箭，甜語是括髓鋼刀；

爲妒忌魔王的獨吞肥餌。

早已怒目切齒，恨恨而嗥。

以我們爲賭物決一勝負總在遲早。

西南，總記得吧，

何處不會有血跡斑斑？

就聞聞還有血腥氣，在上海，廣東，香港。

我們久已做了這猛虎的口中食，頭焦額爛；何況於今，

又有更凶的一隻來搶！

兩隻猛獸的跌蹄一樣利，鋼牙一樣長。

我們縱犧牲血和肉。

能滿足得那一方！

她們的腸胃是無限，

她們的神經已發狂。

不信，請看她們眼裏射出來的烈焰兇光！

我們顫顫兢兢是要跑向那一位？

是想請那一位來單獨宰割。

這是請她們各位一齊嘗？

我們快打定主意，尖刀已在眼前晃！

否則，翻轉臉來堅定主張！

要想，不拚不鬥也是死。

何如拚一次生和死，賭一次存和亡；

我們左右是在別人刀尖上！

# 悼玲玉

雲生

殞了，東方一顆明星，

影壇上一個已經成熟了的女人；

不知是爲了比生命還要重要的隱情，

便那樣輕輕地葬送了自己的青春，

一部「新女性」却做了他的寫真。

殞了，東方一顆明星，

影壇上一個已經成熟了的女人，

雖然她已經死了，

但銀幕上仍見到她的情影，

動人的眼睛還是一樣地動人。

殞了，東方一顆明星，

影壇上一個已經成熟了的女人，

她不知道她自殺了，  
世間還有對她的議論紛紛，  
中國的影壇無辜地受了次重損。

一九三五，四，在影院裏。

八角亭

# 日新昌綢莊

你們的衣服問題如果要適於新生活化及價廉物美者請至八角亭日新昌綢莊去因為該莊最近運到國貨千餘種在這夏季舉行大廉價

# 怨

雲生

三十幾天沒有接到你的消息，  
嫵媚的春光中上帝祇賜予我夜哭，  
垂下的綠柳並不能象徵我生命的顏色，  
我像死水一般地沉靜。

清風一陣二陣三陣從我心上漾過，  
沒有快樂只重燃起我熄了的愁火；  
這日子我不知道怎樣去消磨，  
煩惱中祇有咬緊牙根向下過。

一九三五，春，客中。

## 人間漫記之一

黃華

靈非女士浪跡人間，整整二十五年，自己也真奇怪，爲什麼竟是一個「人」的形體？爲什麼包含一個這樣的靈魂？丟開迷信不講，據她平日聽過談哲學的人說：靈的境界是大而無外的，但是譬如人，其所以眼睛只能看見，耳只能聽，鼻能嗅，口能說話……而不能將眼去聽，耳去看，鼻說話，口來嗅的原因，是因爲受了肉體構造組織的種種限制，故成其爲人總是人，智力有限。談到靈肉發展，却需要連續的努力，即所謂遺傳進化，雖然，可是人總被稱爲萬物之靈了。

依照柏格森的定義，人及自然界萬物，都具有一種感覺，不過那種感覺有利鈍的分別而已，「人」是宇宙中的一部份，也可以稱爲一個小宇宙，我是人，我有我自己，但是人人个个都知道說「我」，所以「我」就是一個小宇宙。

她又聽見過談哲學的人分晰過這個意義：因爲人體的構造成份，包含了動，植，礦……等。這些成份，常取自身體外界，又從人體排洩去，這樣循環不已，物質不滅，於是人和宇宙，互相溝通，混合爲一，所以宇宙便是「大我」。

這樣說來，宇宙即我，我即宇宙，這是當然的道理，又因為靈非女士曾看過文人的語句：「我已經融化在大自然中！」由此悟到小我和大我應該化合起來，於是極端相信萬物並育，不容忽視！於是理解到做一個人，什麼人我之見，物我之分，都是一種狹窄的思想，徒惹出些麻煩痛苦，墮落淪亡！於是又想到她家堂屋中，叔父贈給父親的一付對聯寫得恰好：

「不惑不憂，樂天知命；

無人無我，受福宜年。」

# 風雨之夜

南 燕

映冰是一個遭遇很不幸的人，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她還祇十歲，瘦小的臉蛋，一雙靈活的眸子，兩個含着淺笑的小窩，走路常是一跳一跳的，飄拂着垂肩的一束短髮，活跳跳地就像一個毫無牽絆的野孩子。

那時候他的父親已死過了四年，家境困窘得異常，但她的母親還是日以繼夜的操作，手工所獲，支配米鹽瑣屑以外的餘錢，送她在附近一所小學唸書，因為她頑皮向不用功的原故，便教她在學校裏餐宿。

一九二二年的春天，田野裏滿舖着青青的草茵，淡紅淡紫的野花給綠草襯着，更嬌艷得愛人，萬縷垂絲的柳枝上，兩三個黃鸝輕唱着新春的賀歌。

映冰換上了藍色的制服，青色的短裙，緩緩地在長堤走過。

鄰家的阿秀，和兩個小伴侶，正在長隄邊堆堆隄上放風箏，她們都爭着招呼映冰。

「今天是禮拜啦！冰小姐回家去！」

她一面笑着點頭，一面加緊她的脚步，長隄的盡頭，有一條低一點的小路，由這裏折

過去，就是隨着映冰家裏的大街。

映冰走進門很驚奇地看到前進祖母住的房子，全都空了，她很迅速地奔入母親的臥房

母親坐在靠窗的長案前縫衣服，兩個小妹妹在地板上玩小馬車，母親的臉上，給憂愁的神情籠罩，簡直不像七天以前，送映冰進學校的那一個滿含和善笑容的母親了。

「媽！怎麼房子全空了！」

「冰兒：祖母和嬸母都搬到C城去了，她們丟下了媽和你們，他們不顧媽和你們的死活了……」

母親的聲音顫動得聽不清楚，淚珠像雨點一樣的滴下。母親哭了，映冰也哭，小妹圓着眼睛，丟下了小馬車。斗室中的一切全給悲哀的空氣包圍，寂靜陰森得怕人。

映冰在人生的進途上開始受了這樣一個重大的打擊。

靜的夜裏，小妹吹着輕微的鼻息，母親還在如豆的殘燈下縫衣服，映冰輾轉不能成寐

窗外刮着很大的風，映冰蓋着很薄的棉被，有些禁不住料峭的春寒，她看：燈下埋頭的母親，又看：甜睡的小妹，她終歸掩着被底泣了。

第二天的早上，她從家裏走了出來看見對門鐵店裏臉上長塗着煤烟的阿二，正在很吃

力的一錘一錘的敲着，她想她自己正像剛出火爐的鐵塊，在人生的進途上，開始在一錘一錘的敲了。她回頭望望倚着門檻的母親，有說不出的難過。

等到映冰進中學的時候，家境比較寬裕多了，因為她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都幹着很優的差事，母親已不需要替人家縫衣服了，因此映冰能很順利而愉快的度着她的學生生活。

學校是在C城的北角，高大的洋房，完美的設備，使映冰有比在家裡還舒適的感覺。洋人辦的學校，校規是嚴得怕人，尋常的例假，學生都不能出來的，每個月最末了的一天，同學通通回去了，因為映冰的家不在C城，出來更要費許多麻煩的手續。

後來，母親寫信給住在C城而離映冰學校很近的一個遠房的姨母，在每個月最末了的那一天，映冰便到姨母的家裏。

五十多歲的姨父，因為擁着巨資，不能不充分的表現他物質的享樂的原故，在城北一個幽靜的叢林裏，建築一棟精美而富麗的洋房。用的，吃的，穿的，全是映冰認為難得而他們認為尋常而不盡善的東西。

姨母比姨父大了八歲，臉上滿刻着人生經歷的縐紋，因為是這樣，無疑的姨父拿她當鄉下的黃臉婆看待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姨父的家裡，便有了一個花枝招展的新姨太。

姨母只有一個兒子便是映冰常喊着健哥。健也是在中學讀書，比映冰祇大一歲，論到他們的學識年齡的彷彿和接近的機會，應該是不能逃過互相愛慕的定律。

但是，不懂是什麼理由，映冰最怕接近健，她眼光中的健是蠢笨得怕人。

小時候，在故鄉古屋西軒小院裏的井邊，映冰和健繞着井欄追逐，母親和姨母曾笑着說：

真是一對青梅竹馬的伴侶啦！

那時候，映冰還祇六歲，舊影重溫，依稀在司！因此她更怕接近健，靜的庭裏，一圓明月，像水銀寫地，籠着屋頂的小坪台，健總是擾着映冰去欣賞。幾次映冰都藉詞拒絕了。以後，映冰便不大想到姨母家裏去。

是這樣很平坦的過了四年，映冰中學畢了業。一個還不大炎熱的初夏，映冰準備回到她的故鄉，在一泓碧水的江干，車夫替她搬着行李，健拿着她的小提箱，送她進入小火輪的房艙裏，她謝了健，又點點頭，不覺得什麼？健跨出了船艙，向她作了一個說不出是什麼表情的苦笑。樣子是怪難看，在這裏，給了映冰對他一個更惡厭的印象。（未完）

## 編後

瀟湘漣漪純然是幾位愛好文藝的女朋友組成的，內容的幼稚與不充實，自也必然，但我們總以為文藝而文藝的心情期待着！

本刊初次問世，僅僅宋君紹謨，陶君雲生，耘之君，朱君彭尼，蕭君作霖投稿，在這裏謹致謝忱。惜朱蕭兩君稿件送來較遲未能付印為憾。

本刊主編李芳蘭君在最近便要回北國裏去，但他仍為本刊的負責者，仍源源不斷地寫作，而且還可找到遠地的作者撰稿。

最後我們企求讀者及各方的撰述和對本刊的嚴厲的批平，指正。

# 瀟湘漣漪半月刊創刊號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人

李芳蘭 易夢之 陶致君  
張夢痕 黃華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吟章紙業印刷局  
中山東路  
電話七四二

發行所

瀟湘文藝社  
地址左文義祠七號

代售處

長沙各大書店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預定全年	二十四册	一元
	預定半年	十二册	五角五分
零售	每册	五分	

每月二册 十五日出版

郵票代洋九折 用但收一角以內 爲限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 (二) 譯稿不收。
- (三)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勿在兩面寫)並將通信地址及投稿者姓名註明稿末。
- (四) 編者有刪改來稿之權如不願者請於稿上申明。
- (五) 來稿一經登載後暫酬本刊。
- (六) 來稿概不退還無需附寄郵票。
- (七) 來稿請直寄

瀟湘漣漪文藝社編輯部。

# 湖南省銀行通告

一、本行奉令發行之元票計橫式棕色十元綠色五元紫色一元共三種係用民國十七年美國鈔票公司印製之長沙銀行各票由本行加印弧形「此鈔票由湖南省銀行兌現」字樣並蓋章簽字。二、本行呈准發行之角票計橫式紅色伍角直式紫色二角橫式綠色壹角共三種均已簽字蓋章以上各鈔票均係十足現金準備每日（除星期及例假外）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由本行長沙總行無限制兌現並按期公開檢查準備金數目登報公布至所設常德津市洪江衡陽邵陽沅陵益陽東坪零陵各匯兌處均免費匯兌本行各鈔票其兌換現金事務統歸本行長沙總行辦理。三、本行奉令發行之元票為橫式正面墨綠色背面棕色一元一種係湘鄂印刷公司所印現僅有二萬餘元流通在外凡持有此票者可即向本行長沙總行如數照兌現光洋并可由各匯兌處免費匯至長沙以便收回銷燬。四、本行呈准作廢之角票為橫式綠色貳角票一種於十九年七月間被匪劫原未簽字蓋章發行迭經登報並兩次張貼通告聲明作廢復經省政府通令嚴究冒混在案並祈公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五種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刊 全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刊 全年五十册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